

六盘山

文化访谈

编者寄语

《塞上凝文韵 笔墨照人心》，文学是土地的镜像，也是心灵的运行。循着陈继明的创作历程，探析宁夏这片土地对其创作的深厚滋养，以及题材不断拓展背后的内在联系，解读其作品蕴含的文化意蕴与当下创作主张，研讨西部文学的传承发展与创新路径，思考文学在时代浪潮中如何恪守精神本真。

《望香山》，漫山金银花让荒坡重披绿装，生态美景赋能乡村振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图景，赋予生活别样价值与内涵……

文章有根基，方能走得长远；执笔存本心，方能写尽人间百态。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颇多，各有行文志趣，有人偏爱雅致辞章，有人紧跟时代思潮……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慢慢探寻着文学独有的韵味。

一方水土滋养一片文心，扎根故土写下的文字，自带着温润的烟火温度。

初涉写作之时，作家们多凭自身才情落笔，记录市井日常、凡人悲欢，行文自在随性，只是眼界与笔墨功力尚有精进空间。而脚下这片土地赋予的质朴情怀，始终指引着创作者明晰方向：文学归根结底是写人的学问，聚焦普通众生，体察细腻心绪，这是创作路上始终不变的初心。

许多创作者扎根故土，深耕本土风物；也有人走出故土，奔赴远方寻觅灵感。

真正懂得写作的人，既能走出固有视野，领略各地风情，亦能回望来路，守住与生俱来的文字底色。以半生阅历审视世间万象，用他乡见闻呼应故土人情，将不同地域的人生境遇相融交汇，笔下文字便拥有了跨越山海的厚重质感。

行文创作，讲究张弛有度、守正出新。历来创作长篇作品，不少人习惯铺陈笔墨、铺展叙事。而优秀的创作者懂得灵活变通，以简约文字承载深刻思考，长短结合、虚实相生，在收放之间沉淀笔墨功力。不刻意雕琢辞藻，不刻意博取关注，在纷扰的时代里沉静静心，审视时代发展，感悟人性本真，不断向内求索、向外思考。

扎根一方厚土，踏遍千里路途，坚守纯粹初心，方能领悟写作真谛。文学创作不必拘泥于题材大小、视野远近，只要落笔真诚、用心感知生活，文字便会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在岁月更迭中长久流传。

且听风吟

贺麓当惊世界殊

□ 河川

金壤琼瑰挂紫林，
玉瓯甘冽酿屠苏。
天光化雨泽灵地，
贺麓当惊世界殊。

微风吹过

□ 窦谣

微风摇曳着山桃
花儿次第绽放
如梦似幻

阳光穿透花朵
被羞红的粉白色的脸
静静绽放于
春潮之中

徘徊在山桃树的脚下
目光有多少不舍

再次仰望
你还是那样平静
把我孤单的心灵慰藉

山桃树啊 你永远
都是我的憧憬



初心与根基： 宁夏的文学滋养

记者：您的文学之路始于宁夏，“宁夏三棵树”的称号背后，宁夏的水土与文坛氛围塑造了怎样独特的创作底色？

陈继明：现在回头看，我在宁夏的写作还是太嫩，胸怀偏窄，雄心不足，下了些功夫，但没有下大功夫。可能是不会下功夫，也有可能是不懂得功夫的重要性。当年的写作大体属于才情写作，有多少才情就写了多少作品，就发挥到什么程度。好在那些最初才情都被外界看见了，并受到了充分关注，赢得了早期的荣誉。

当年，宁夏也有非常好的创作氛围，有一批好老师，也有一群好网友，宁夏也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一直把我看作宁夏文学圈的一员。宁夏的温暖和别致在我心里有一个具体象征：积雪中的贺兰山下，一座仿佛世外桃源般的小城。

要说创作底色，可能是坚持认定了一个目标：文学是人文，文学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尤其是普通人，小人物，“弱者”。

记者：早年在宁夏的本土写作，积累了哪些至今仍任用的创作经验？这种“从身边写起”的经历，如何影响后来创作《平安批》《敦煌》等宏大题材？

陈继明：我离开宁夏时已经四十多岁，基本的文学理念已成形。总体上，我更重视虚构。

我承认文学和生活的血肉联系，但更确信，是虚构让文学成为文学。文学是和生活极像的另一种生活。我分辨是不是足够文学，方法很简单，就是看虚构部分是否漂亮，是否有匠心。这个理念在我离开宁夏后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坚定。《七步镇》《平安批》《敦煌》《大声独白》等小说正是这样写出来的。

另外，我认为小说是一种观望方式。从海边回望西部，西部已经变了，变成什么了，没动笔的时候说不清楚，但是，当写作开始，则会从笔端自然流出。

《七步镇》的故事起源于澳门，终止于西部。《敦煌》则是从陆地的末端看河西走廊的敦煌，也是从今天看唐代的敦煌。《平安批》中的基本材料来自我的家族往事，我只是在技术层面加入了潮汕元素。我用西部的“走西口”理解东部的“下南洋”。

记者：您强调写作的“个人性”，这种理念在您早期的宁夏题材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与当时西部文学的整体风格是否形成呼应或差异？

陈继明：个人性是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很多学者和作家都论述过现代个体和现代小说之间的因果关系。个体的苏醒，让小说这种古老的文体成为新文体，让小说有了新和旧的区别。而用小说观察个人的苏醒程度，这一点我是从海明威那儿学来的。

我早期的小说，比如《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举举妈的葬礼》《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都在试图做好海明威的学徒。我认为，宁夏文学创作总体上仍需提升个人性，或者现代性。

代表作与突破： 最新作品的创作实践

记者：从早年宁夏本土写作到《平安批》的侨乡田野调查，再到《大声独白》，您始终坚持“深扎生活”的创作路径，这种创作逻辑在不同题材、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何共通的内核与新的延展？

足迹

若不是文友介绍和联系，若不是那片绿色打造者的热情相邀，我恐怕终生也想不到，自己会去那个藏身香山腹地，叫高家水黄家梁的地方。

时令刚过小满，正是金银花含苞待放将要采摘的季节。周末早上，我们乘大巴历经颠簸来到采风的目的地。站在门楣上写有“科技小院”的四合院门口放眼远方，巍巍香山蜿蜒绵长。细雨下，黄家梁山麓云遮雾罩，空气中弥漫的是甜甜的负氧离子气息。

2000年，这片荒山野岭迎来它的拓荒人，创业者凭着精工填海的坚守、愚公移山的执着，以及产业富民的初心，带领父老乡亲挖洞栖身，风餐露宿，疏浚泉流，引水架电，垦荒植绿，把希望的种子播撒在香山脚下的山山梁梁。在压砂地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探索中，培育种植富硒金银花和文冠果2000亩，形成了集金银花生态种植、中药材研发培育、特色农

塞上凝文韵 笔墨照人心

陈继明的文学扎根与远行

本报记者 张慈丽



陈继明近照（受访者供图）

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甘谷，毕业于宁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宁夏三棵树”之一，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敦煌》《平安批》《七步镇》等，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文学是土地的镜像，也是心灵的运行。从“宁夏三棵树”的乡土深耕到《平安批》的侨乡寻根，从《敦煌》的丝路史诗到最新《大声独白》的现实叩问，陈继明的创作始终在“扎根”与“突围”中寻找平衡。作为从西部走出的代表性作家，宁夏的风沙与烟火为他注入了关注人心的文学底色，而跨地域的生活体验与题材探索，则让他的笔端兼具本土厚度与时代广度。

本次访谈循着陈继明的创作轨迹，探寻宁夏文学滋养与题材拓界的内在关联，解码其作品中的文化密码与最新创作理念，探讨西部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文学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坚守精神底色。

陈继明：深扎生活是作家的基本功，即便是作家熟悉的生活，也需要重新深扎。假如是陌生的题材，那就更不在话下。



为了写《平安批》，我曾去潮汕地区生活过一年，做了很多细致准备。但《平安批》中的故事框架和人物关系，来自我自己的家族往事。或者说，源自几十年来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来自年龄和阅历。

《大声独白》的构思早在15年前就有了，当初认识了一个疼痛科大夫，立即就意识到，任何时代进步都可能难免以人性受损为代价。后来也是顺着这个思路创作的。总而言之，基本功无需多谈，一个作家更重要的品质则是不懈追问的勇气和体察人性的能力。

记者：您的作品延续对“人心”的深度挖掘，对人性的探索，与在宁夏写作时对普通人内心的描摹有怎样的传承与深化？

在宁夏的写作一直是学徒式的写作，一些认识并不坚定，理解也不免不够深透，表现在作品上，便是浅尝辄止。中间甚至有摇摆，有犹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面临着要么放弃、要么更好的选择，后来终于下了狠心，告诉自己：至少要把功夫下够。

这些年所下的功夫，大概是以前的10倍。更主要的是，如今我知道如何下功夫了。现在比我以前更坚定地认为，一个作家的最主要的天赋，还是那些简单的东西，比如恒心、耐心、坚韧和吃苦精神。当你把功夫下够了，下对，你才知道你是谁。

记者：从《敦煌》的古今双线叙事到《大声独白》的复调叙事，您不断探索叙事表达的新可能，叙事探索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创作思考？

陈继明：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篇幅不再是最重要的标志。全景式、长河式写作，是旧式长篇小说的习惯，不适合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用较短的篇幅写一部长篇小说，意味着要改变小说的内容结构。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有了新的旧之分。说来话长，恕不一一列举。

至于“新可能”，也是理所当然。我不能忍受我自己总是写一种题材。我更喜欢迎接挑战，没有挑战的写作，动笔时已经昏昏欲睡。但也有人始终挖一口井，挖得很深、很好。无论如何，新境界、新发现、新气象是必需的。

理念与坚守： 最新文学主张

记者：从《平安批》“情出本心”的语言质感，到《敦煌》的历史语境与语言表达，两者有哪些不同探索？

陈继明：写不同的小说，我会主

动接受那个小说的暗示和反制。所以，我的每一部小说，在语言上都略有不同。

写《平安批》，我努力让语言文字彬彬，情出本心。具体来说，我让自己先回到汉语的核心，再使用汉语。写《敦煌》，我则追求一种放松感，我想把简朴、自然、平和做到极致。因为敦煌文脉源远流长。

记者：您的“克制写作”原则在两部代表作中如何体现？

陈继明：在我看来，长和短，不仅是篇幅问题，更是修辞。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心里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能不长”，二是“不能不短”。

我认为，长和短互相监视，互为修辞。不能不长和不能不短，都是一种“克制的写作”。

记者：近年反复提及“关心人、关心人心”是创作核心，这一主张在跨题材、跨地域写作中，如何保持一致性与生命力？

陈继明：“关心人，关心人心”虽然是文学常识，但也很容易被淡忘。我自己也很容易淡忘。再好的情况下，人的存在仍然问题重重。当人组成人群时，当人身在组织中，当人选择独处时，人，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是说不尽的，也是写不尽的。

地界、题材，只是文学的一些外部特征，文学的根性，只能是关注人的存在之谜。我做得并不好，但我对此充满信心，如果有时间，如果还能写，我永远不会停步。

回望与展望： 文学与西部的联结

记者：作品中贯穿的“边地气息”本质上是西部文化的哪些特质？这种特质在当代文学语境中为何仍具独特价值？

陈继明：我一直觉得边地和边地的人，有更大的写作潜力。当我举目西望，常常能看到一些伟大故事的影子，但又十分虚幻，难以触摸。

我觉得，目前为止仍然没看到伟大的西部小说，没有任何一个西部作家写出过对得起这块土地的小说。西部特征的小说只是其中最低级的部分。它潜在的价值仍然是“人”，不是别的。

记者：西部作家在传承本土文化时，最该避免的误区是什么？如何让西部文学被更多年轻读者接受？

陈继明：急功近利，认识肤浅，模式化，表象化，是西部文学最常见最顽固的误区。文学和读者之间的裂痕已经是普遍问题，西部文学可能更是如此。

作家们面临的任务应该是一致的：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在今天这样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作家何为？文学何为？当重庆合川的“呆呆杀猪宴”和“李亚鹏直播哭了”，这些网络事件一再上演并爆红全网时，我想知道，作家们在低头写作时，有什么样的切身感受？

记者：未来的创作计划中，是否有回归西部本土题材的打算？对西部文学的新生代作者有哪些针对性的建议和期待？

陈继明：未来写什么，不可预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会放弃西部本土题材。

前面说过，我的幻觉中闪烁着一部关于西部的伟大作品。但这句话更表达了写作之难和个人之渺小。

新生代作者，新，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点，他们要有所作为，可能比我们这一代作家更困难，有更多障碍需要克服。祝福他们。

诗二首

□ 宗西

有感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前夕重读红岩烈士留下的遗言八条嘱托

峥嵘百五祭忠魂，
遥向红岩酹一樽。
侠骨芳名昭史册，
铮言碧血染碑痕。
寒梅劲节凌霜雪，
冷月清风报国恩。
掩卷扪心思重托，
至今字字警灵昆。

满江红·六盘山抒怀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秦陇迢迢，
云涛涌，
雁翔天碧。
红旗展，
岭回径仄，
街枚奔袭。
锐旅凭关歼劲敌，
伟人立马挥椽笔。
莽六盘，
伟业奠鸿基，
坤乾易，
冲弥峭，
丹霞赤，
萧关险，
春花耀。
喜山河焕彩，
尽脱贫瘠，
林蔽深塍屏翠嶂，
笛鸣高牧生凤翼。
践初心，
百载启新征，
争朝夕！

灵犀

满树和娇烂漫红

□ 褚碧波

自从柳梢儿
儿油出新绿，
风渐渐温暖起来。
那是一抹绿色，
不仅是大地复苏，
生机勃勃的体现，
更让人们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希望。

今天在小
区附近理发、用餐，
偶遇绿化带上的两棵桃树灼灼其华，
粉嫩嫩，十分动人。
身处城市的喧嚣与匆忙的工作节奏中，
脚下踩着松软的泥土，
眼前映着粉红色的花海，
耳畔是小蜜蜂嗡嗡的歌唱，
偶尔传来的鸟鸣声，
让人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和洗涤，
似乎所有的烦恼都随着微风消散，
只有眼前这一幅和谐美妙的乐章，
在时光里静静地流淌。

桃树旁边还有两棵杏树，
桃花初绽，
我就期盼着旁边的杏花也开，
再期盼着它快快长大，
待到像葡萄那么大，
就可以摘着尝鲜，
那酸甜交织的味道，
时常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童年，
那时候杏子可是稀罕物，
偶尔得到一两个，
能回味好几天。
更难忘的是，
还要把那未成形的软杏核用棉花仔细包了，
放到耳朵上来，
美其名曰“抱棉花”，
现在想来是虽觉幼稚可笑，
却不知在多少个夜里，
温暖着我的心房，
希望着，
希望着……

“满树和娇烂漫红，
万枝丹彩灼春融。”
杏子早已不只是孩子们聊以解馋的滋味，
更是西海固这片土地乡村振兴的主要产业，
春日赏花，
夏天售果，
一季又一季，
滋润着人们的田园生活。

我总觉得，
杏树是极懂土地性情的果树，
恰如西海固这片热土上的人们。
曾有作家这样描写杏树：
灿烂而不妖冶，
多情而不矫情，
健康而非泼辣，
朴素自然，
光华自带。
深以为然，
那份对杏子的渴盼，
至今萦绕于心。
几年前，
当我有机会见到红梅杏树苗，
便毫不犹豫地购了几株，
栽于老家的房前屋后。

望香山

□ 冯俊祥

几经峰回路转，大巴在一个叫“前峰岭”的山坡前停下。主人热情地向我们推荐，来到黄家梁浏览产业园全貌，不能不登前峰岭。前峰岭山体南缓北陡，这里北临黄河，南望香山，临近明长城遗址。面北映入眼帘的是高低起伏、层层叠叠、纵横交织的山峦，有的纹如白菜叶，有的形如羽毛扇，犹如流动的水墨长卷铺展在眼前；面南绵绵香山烟雨锁岭，含黛多娇，更显雄奇空灵。

远赴千亩富硒金银花、文冠果像两面巨大的绿色方巾，飘落在茫茫荒凉的山坡上，引人入胜。走下前峰岭，豆雨点点，伞花浮动，我们冒雨在一个叫“西窑”的地方驻足。幽深

的窑洞，沧桑的土墙向我们诉说着拓荒者当年栖身土窑、冰草当席、艰苦创业的非凡经历。翻过几道山梁，我们来到“金银潭”观光。金银潭一对，隔堤相连，潭沿长满了草，远远看眉清目秀水汪汪的，把它比作美女的大眼睛毫不夸张。这让我想起了李白“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的诗句来。但此“潭”非彼“台”，这里是水，那里指楼。眼前的两潭碧水澄澈见底，置身其中顿觉神清气爽。金银潭的水由潭下的汨汨泉眼和雨后的山水汇聚而成，经年不干。金银潭的水是这里生命之水，它是金银花种植、基地启动的血液。

漫山野的金银花让荒山披上了绿装，
赋能了乡村振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这里得到了见证，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成就，
为我们的人生意义提供了精彩答案。
期待来年能再去一趟香山，
饱览香山秀色。